

母親

我们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梁晓声 / 主编

作家出版社

母親

(上)

我们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梁晓声/主编

作家出版社

致冯立三

——《我们伟大的母亲》代序

立三兄：

辛苦啦！

与兄合编此集，特温暖事。

如许多人热忱配合，纷纷赐稿，你我共同荣幸也！

你在文章中必会感激再三，不复赘示。

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这样，肯定也与一个民族的母亲们怎样有关。

于是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在他记忆中，母亲生前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

想到了萧乾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他领到第一份工资时，转身就去买了一听罐头，匆匆往家赶，因为母亲一直在病着。待他用勺将一颗罐头樱桃送到母亲唇边，母亲已咽不下那颗樱桃了……

想到了季羨林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自己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回到家中时，母亲已入棺木。而他“恨不得一头撞死于棺旁，也随母亲去了……”

他觉得，为了求学而竟没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是自己“永远的悔”。

想到了朱德那一篇著名的《我的母亲》……

如果有人作一项统计，那么事实肯定是——几千年以来促进人类在各个方面进步的数不胜数的儿女，他（她）们的母亲绝大多数是平平凡凡的母亲。他（她）们身上的可敬品质，也往往与他（她）们的母亲对他（她）们的日常影响有关。

这一事情体现在中国，尤其令人起敬意。因为在西方抚养儿女已不再是含辛茹苦之事时，中国的许多女性却是在饥寒交迫甚至贫病交加而且忍辱负

重的情况之下，坚毅地做着母亲。

人回忆、缅怀父母的文章，我看重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情感意义，这是普世的。二是折射过去时代特征的意义，这是认知价值。二者相结合，是好的回忆文章的饱满元素。

立三兄，仅就呈现母爱的情感意义而言，若放眼世界来看，令读者唏嘘不止的好文章，比我们收在此集中的篇数多得多。若放眼全国来看，也还是要多出几倍。

你我其实是在做一件从大海中掬一捧水般的事情。

但通过此集中的一些文章，进一步唤起中国人对于中国母亲们的敬意；使对从前年代缺乏了解的当下青年，增加一点儿认知，怎么说都是必要的。

除了含辛茹苦的中国母亲们，另一些中国母亲，也有特殊的可敬处——她们身为知识女性，注重对儿女们自幼的家庭文化启蒙和人文情怀的培养。他们是中国母亲中缪斯型的母亲，并且我祈祷中国以后含辛茹苦的母亲少一些，不但本身是知识女性，也特别注重以新思想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新国民”的母亲多起来！

立三兄，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是编了一部感恩集——我们的每一位作者，通过回忆文章，表达了他（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感恩；而他们所有人，通过这样一部集子，部分呈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们的感恩；而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的感恩，多少也总能带出人类对母亲们的感恩情愫。同时，如我前边所说，我们也是编了一部回眸集——向以往的年代，怀着人们对母亲们的敬意深情望去；于是一些以往年代的特征，必会或多或少呈现在字里行间。而能达到以上两个初衷，你我作为编者，也就值得感到欣然了。

向中国的母亲们致敬！

向全人类的好母亲们致敬！

梁晓声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敬呈

目 录

(上册)

致冯立三（代序）

梁晓声 / 1

第一辑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 3

我永远怀念的额吉云亭

布 赫 / 8

怀念母亲

迟浩田 / 16

妈妈，稻子熟了

袁隆平 / 22

请母亲饶恕我

吴祖光 / 24

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

王 蒙 / 34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铁 凝 / 37

妈妈的心

田聪明 / 40

我的家书，我的家园

蒋建国 / 56

母亲

莫 言 / 59

可怜慈母心

丁 宁 / 62

难忘慈母的那些事（两则）

王 火 / 73

母亲送我们去读书

叶 楠 / 79

只跪大地，只跪母亲

管 桦 / 83

我为母亲画像

高 莽 / 90

不能忘却

陈丹晨 / 101

哀乐，在我的心中

屠 岸 / 111

不，我只有一个娘

阎 纲 / 116

十二岁，母亲送我走上革命路

李 茹 / 127

母亲坚毅的一生	卢兴基 / 134
我的苦命的母亲	邹世勇 / 140
耿耿的晨星	陈昊苏 / 145
母亲墓前的青草	胡 健 / 152
倾听远逝的千古绝唱	陈开第 / 171
遥望天边那一缕祥云	郑苏伊 / 177

第二辑

母亲的期盼	陈昌本 / 195
母亲的“马拉松”	从维熙 / 205
寸草难报三春晖	程树榛 / 225
母亲的魂魄融入故乡的春风	晓 雪 / 238
母亲，我的启蒙老师	金 哲 / 242
母亲的乐观豁达和她肚里的民间文学	邓加荣 / 245
伤逝（外一篇）	雷抒雁 / 254
跟陌生人说话	刘心武 / 260
还魂记	叶文玲 / 263
从无字句处读母亲	王海靖 / 274
祭母文	苏叔阳 / 287
终于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外一篇）	陈祖芬 / 296
在今夜的梦里，我要走向你	徐 刚 / 302
儿女祭	姚蜀平 / 312
望	王充闾 / 331
母亲：永远的“铁姑娘”	何建明 / 342
严母的慈爱	资华筠 / 347
妈妈在山冈上	陈建功 / 350
家事二题	高洪波 / 355
母亲	肖复兴 / 361
普通人的特别存在	王兆军 / 385

犹如北方的土地	马丽华 / 395
童话理想主义者	张抗抗 / 399
勤劳的母亲	刘庆邦 / 416
我的母亲熊治清	贝 奇 / 425
母亲	刘醒龙 / 440
乡下老人	周大新 / 443
温故慈母恩	柳建伟 / 447
想告诉母亲的事情	朱秀海 / 458
母亲的忐忑	徐贵祥 / 463
母亲和书	赵丽宏 / 475
母亲的故事（两则）	迟子建 / 478
纪念我的母亲	范小青 / 483
北风呼啸中的娘	蒋建伟 / 495
母爱大于天	郑柳影 / 503
我的两个母亲	戚 洁 / 508
人世间最久远的风景	雷 玲 / 517
妈妈，你要一直美下去	潘向黎 / 525
盛开在冬天里的腊梅	郝敬堂 / 529
母亲不会死	薛尔康 / 535
母亲的辉煌	叶广芩 / 547



第一辑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羨林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迫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们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

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让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的那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就不算少了，九叔也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

“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我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姥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

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姥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掰高粱叶。掰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掰，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家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

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我永远怀念的额吉云亭

布 赫

额吉，蒙古语是母亲的意思。

我的额吉叫云亭，她虽已逝去多年，但她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深深怀念，她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她的慈祥 and 善良给人留下“淑范永垂国家史，懿德传诸后人”的美好印象。

老人一生默默无闻，但她做了两件鲜为人知的大事：一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内蒙古地区的地下工作者。这批革命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是省部级干部；二是在白色恐怖中，她生养了四个儿女，历尽千辛万苦，把他们抚养成成人，并一个个送往和带到延安，让他们在革命的洪流中锻炼成长，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她是一位革命功臣、伟大女性，似乎并不为过。

十九岁与父亲乌兰夫结成美满婚姻，出生入死，做丈夫的“后勤部长”

我的额吉云亭出生在内蒙古土默川台基村，距父亲乌兰夫出生地塔布赛村三十多里。母亲的家庭和父亲的家庭均为土默特蒙古族中的大户人家。母亲十九岁与乌兰夫成婚，她结实健壮、生性温顺、明白事理，是一位利落洒脱的农村姑娘。婚后，夫妻恩爱，幸福花开，七八年间母亲生了一女三男。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山河破碎、土匪横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又不抵抗的年代。胸怀大志的父亲要去北平蒙藏学校读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通情达理的妻子云亭毫无保留地支持丈夫。父亲到北平蒙藏学校入学后，不久就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接受了马列主义，并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母亲则甘愿在家服侍公婆、拉扯儿女、操持家务，为丈夫免除后顾之忧，让丈夫在外一心一意闹革命。

一九二五年党把父亲送往莫斯科学习，四年之后才返回祖国。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塔布赛家中父母的面前，母亲听说，急忙带上七岁的姐姐云曙碧和四岁的我，来到祖母的房里，一家人欣喜若狂。父亲一把抱起了姐姐说：“我女儿长大了！”接着又抱起我亲吻了一阵。母亲呆呆地望着久别重逢的父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父亲从莫斯科回来，给家里带来了欢乐和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危险和不安。他以家乡为据点，以农民身份为掩护，穿起农装、背起粪筐、走村串户联络地下党，他像一粒火种在大青山下、土默川上燃烧了起来。母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觉地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她站岗放哨、烧茶煮饭，日夜处在机敏应对敌人和繁重的劳动之中。那时，出入家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当中经常来家开会的有：奎璧、李森、朱实夫、吉合、赵诚等地下工作者。一次姐姐云曙碧问：“妈妈，咱家来的这些叔叔是干什么的？”母亲说：“他们和你爸爸一样，都是干大事、干好事、为国为民的好人。”来来往往的地下工作者们，有的是深更半夜来，赶天亮前就走了；有的住在家里开会一连几天，怕暴露目标不出门，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等一切事务都由母亲张罗，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姐姐替她放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内蒙古地区加紧侵略活动，父亲根据党组织的部署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王若飞同志来到包头。父亲从家赶到包头与王若飞同志接头进行地下活动。走了没几天，奎璧、赵诚等几位同志被捕，形势非常紧张。危急之中，母亲托人给父亲捎话，说自己病得厉害，让他赶紧买药回家。父亲离开王若飞住的旅馆不久，王若飞被捕了。没有想到，由于母亲的挂念，父亲摆脱了一次危险。

当父亲获悉王若飞被捕正在家中谋划着营救时，国民党的骑兵就追来抓捕从包头回来的父亲了。敌人一进院就大声喊：“云泽（当时父亲叫云泽）在哪个家？”母亲跑出院子镇定自若地说：“云泽不在家。”其实父亲刚从房上跑出去，趁敌人在家中搜查时，他早已转移了。敌人一看父亲不在家，就翻箱倒柜，搜寻罪证，只看见一本外文书，问：“这是一本什么书？”母亲应声：“《圣经》”。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追问。其实这本书正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俄文版《资本论》，幸亏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在院中逼着母亲交出我父亲，如不交出，就拿她是问。母亲一言不发，怒视着敌人。敌人又拿着一个银元对母亲身边的我说：“你告诉我们云泽在哪

儿，这块银元就是你的啦。”小小年纪的我当时“哇”的一声哭了，敌人一把抓起我威胁说要摔死我，在这生死关头，一位邻居男子急忙上前抢过我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才逃过一劫……

一九三五年，父亲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职，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时把母亲和姑姑云清以及我和姐姐云曙碧一起带来生活、上学，一家五口人挤在小玉石巷的一间小平房里艰难度日。母亲仍然望风放哨、烧茶煮饭，为丈夫和孩子们服务，她时时观察和注意着院内外的异常动向和国民党警特人员的出没。

一九三七年，根据党中央西蒙工作委员会的指示，要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部队。当时日本鬼子与德王在百灵庙集结了日军和地方蒙旗武装，欲进攻归绥和陕甘宁边区。为此，父亲辞掉土默特学校庶务主任职务，奔赴百灵庙开展地下统战工作。父母商量后决定，由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塔布赛老家继续担负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工作。

深明大义送儿女去革命圣地延安锻炼学习

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奎璧来到塔布赛村，对母亲说：“乌兰夫在百灵庙策反成功，已把部队拉到了伊克昭盟，捎来话叫咱们选派一批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学习，并且说你们家要带头。”

母亲得知父亲策反成功并平安到达伊克昭盟，万分高兴。她说：“我们带头，那是当然的，让云清、云曙碧、布赫他们三个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听到此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可这时爷爷云明亮迟疑不决，他说：“我不放心，不能让他们走。”奎璧见此情景，对我爷爷说：“对云泽和我你都不相信吗？让孩子们去延安学习，这是天大的好事，您老放心吧。”这时母亲也开导老人说：“云泽叫作的事没错，一定是好事，他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前途，再说兵荒马乱的，不去延安学习在家干什么呀？”爷爷半晌才说：“那……那就去吧。”

决定要走了，这可忙坏了母亲，她为三个孩子拆洗衣被、安顿鞋帽。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望着就要离开家的孩子们，泪水湿润了母亲的眼睛。由于父亲的要求、母亲的带头和奎璧的动员，这一次在塔布赛村就有二十一名蒙古族青年去